

日前,500多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及海南省内各市县的文坛艺术界人士,齐聚文昌市文城镇迈号李村,举行纪念著名琼剧剧作家和诗人李放诞辰七十三周年的活动。

斯人已逝,生者常思。2006年因病离世的李放,一直活在他的好友、文友的记忆中。今年更有远道而来的新加坡琼剧团一行60人,特意到李放的家乡李村,连续两晚上演李放生前改编创作的剧目,以表达对这位剧作家的敬意。



李放在铜鼓岭采风时留影。



摄于1992年的李放(右一)全家福。

剧作家李放：赶着牛车放歌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李放是海南著名的琼剧剧作家,他一生改编、整理和创作的琼剧剧目达43个,尤其是他创作的历史琼剧《苏东坡在海南》、琼剧电视剧《东坡劝学》等剧本,更是成为使琼剧登上大雅之堂的“里程碑式”作品之一。《东坡劝学》获得1997年全国戏曲展播三等奖、电视“飞天奖”三等奖,同题历史琼剧《苏东坡在海南》荣获2000年第九届全国“文华新剧目奖”。

李放不仅仅是一位剧作家,还是一位诗人,他创作的《三月桃花讯》、《五指山茶歌》、《牛车夫之歌》等诗作,至今仍为许多诗歌爱好者吟诵不已。

“牛车驮来的诗人”

“三月桃花讯,水从天上来;木排贴云飞,青龙下南海。哎!山在浪里颠,天在水中摆;顶篙挑开拦江石,扫篙劈过洪峰矮……”(摘自《三月桃花讯》组诗)读罢这些清新美妙的诗句,你能否想像得到,这是出自一位曾经赶过牛车,干过泥瓦匠、搬运工、售票员等营生的汉子之手?李放,在成就诗坛剧坛文名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的人生。

李放原名李昌明,1938年出生在文昌迈号的一个小村庄——李村。“1930年代,为了谋生,李放的父亲飘洋过海去到新加坡,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后来有了积蓄,便从南洋把一部‘雪弗兰’汽车化整为零,拆装偷运回国,这辆汽车还为文昌地区的交通运输做出了罕见的贡献。但是,1939年日军侵琼之后,动荡的社会使得李家家道中落,年幼的李放仅读完高小毕业,就被迫辍学,回乡当泥瓦匠和赶牛车度日。”少小时便与李放为友的陈如德,回忆起李放的童年,唏嘘不已。

生活的贫穷并没有磨灭李放对文学的向往。李放的新加坡好友、祖籍文昌迈号边城村的王振春还记得,有一次李放和他闲聊时曾说过,童年时代,他常常到王振春的大伯父大文公经营的小书店里看书。大文公看到李放如此嗜书,就免费让他在店里看个够。李放在大文公的书店里,看完了《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为他以后的文学写作打下了基础。

1950年代末,李放得以进入红专初中继续学业。在学校,同样喜爱诗歌的陈如德、苏庆淮与李放三人结为了挚友。“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我们的诗歌作品或被报刊发表,或在黑板报墙报发表,被同学们誉为‘诗人’,因为我们三人关系好,还被雅称为结义的‘刘关张’。”陈如德忆当年嘴角含笑。

李放在海南诗坛声名鹊起是在1970年代末,他寄给《人民日报》的组诗《三月桃花讯》被刊登了,从此李放在诗坛崭露头角。1979年,《诗刊》社组织著名诗人艾青和他的夫人高瑛等20多位诗人到海南采风创作。当时海南区文化艺术主管部门挑选了几位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作者陪同诗人们进行环岛采风,李放就是被挑中的幸运儿之一。此行让李放收获颇丰,不但可以与许多心中仰慕已久的大诗人面对面交流,还可以饱览海南风光。

采风活动刚结束,还未宣布散团,李放创作的130多行《宝岛歌行》长诗就交稿了。诗情激涌的李放,从1979年至1982年,先后创作并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300多首诗歌。他的诗作《五指山茶歌》、《西沙诗情》、《牛车夫之歌》等为诗坛文友称道,李放从一个赶牛的车夫成为名副其实的诗人,被人们热情地褒称为“牛车上驮来的诗人”。

移情诗笔恋梨园

1982年,是李放的一个命运转折点。李放被调入海南戏曲工作室工作,从此他的世界里充满了生旦净末丑。

1980年代初期,由于泊来艺术和港台艺术的渗入,还有电视的逐步普及,打破了以往戏曲艺术一统天下的局面,昔日琼剧门庭若市的盛况转变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困境。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放开始学习琼剧剧本的创作。他对著名琼剧剧作家吴发凤

的剧本反复揣摩研究,还在被选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编剧专业进修班学习时如饥似渴地接受余秋雨等名师的传授。1987年李放与周斗光合作写出了琼剧《青梅记》。剧本在全国权威刊物上发表后被海南琼剧院一团搬上了舞台,广受同行和戏迷好评。

李放对于琼剧剧本的整理、改编和创作,只可以用“沉迷”二字来形容。

“第一次见到你时/你殷勤地给我端椅/当时你勾人神魂的眼睛,还羞涩着不敢把我十分正视/你有一身修长苗条的体态/两条辫子,直垂到胸际/配着一张长圆形的脸蛋/眉眼还算文静呀/但可惜鼻子有点儿低/那一次的见面,成了我终生的甜蜜回忆。”这首名为《初遇》的小诗,是李放回忆与妻子初见时的情景,充满了温情与甜蜜。可是,在妻子学蓉看来,他是个“不太浪漫”、“不太合格”的丈夫。

“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都不会陪我外出逛街看电影什么的,唯一会约我一起去看的,就是他们琼剧团排演的琼剧了。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我在操持,他从来不管,只管看他的书,写他的戏。”学蓉对丈夫颇有“怨言”,“有一年春节,他不管家里的老婆和孩子,自己一个人躲到琼海去写戏,几天都没打过一个电话回家。”说到这里,学蓉的眼圈红了。

“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写出了一大批观众爱看的戏并且排演出来,还让琼剧院的收入提高了。”对于丈夫在琼剧事业上的成就,学蓉感到很自豪。1989年,李放从戏工室调到海南省琼剧院担任副院长,亲自负责抓剧团演出剧目的创作、挖掘、改编、整理工作。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创作了琼剧《女御医》、改编了《双蝶记》、《汉武之恋》等一批剧目,使得琼剧院在短时间内总共推出了19台新排剧目,演出578场,观众达到100多万人次,为琼剧院创收120多万元。

“李放创作剧本的人物中,他倾注最多心血的是苏东坡。为了写好苏东坡,他连健康都不顾了。”陈如德向海南日报记者提起,“有一次他在外面单独找了间房子,买了些快食面独自一人闷头写作,结果写着写着人就昏过去了,还是司机发现后送去了医院。”李放的心血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东坡劝学》、《苏东坡在海南》深受观众的欢迎,并先后获评国家级奖项。

异国他乡插琼花

李放不仅是一位诗人、剧作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担任琼剧院领导职务期间,李放多次带领剧团出访新、马、泰等国家和港、澳地区进行艺术交流,加深了海外乡亲对琼音乡戏的热爱。

“新加坡的琼剧剧团能从庙会走进国家最高剧场,李放院长功不可没。”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符永福谈及李放对琼剧在异乡的传承所做的努力时,一脸钦佩。

百年前的新加坡,已经有了号称“南海珊瑚”的琼剧。1982年10月,广东琼剧团首次出访新加坡,并在国家剧场演出,场面极为火爆。但是后期,新加坡同样也是跟海南一样,存在剧本老套、后继乏人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符永福说,“从1990年代起,李院长多次派人前往新加坡传播琼剧艺术,给剧本、曲谱,派导演、作曲、打板,只要是新加坡那边剧团需要的,李院长就全力提供,帮助新加坡剧团共同研究学习发展琼剧。”

李放的努力赢得了新加坡琼剧界同仁及戏迷的感激及肯定。1993年,李放在出访新加坡期间,文人张玉山、殷商邓文龙、邓仁武等就向他回赠锦旗,上书“功在琼剧”、“琼剧之光”。李放的人品和作品也博得到访地的专家学者的赞誉,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在报道文章中将其美誉为“海南珊瑚两宝”之一(其中一宝为琼剧表演艺术家陈华)。王振春与李放的相识也始于琼剧,同样对琼剧的热爱让这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放的性格很豪爽,在新加坡与朋友们相聚时,兴致一来,他总会高唱琼剧,让现场气氛充满活力。”

时至今日,新加坡琼剧界对李放仍然感念不已。■



《苏东坡在海南》剧照。本版照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许春媚翻拍